

一个仁爱劳累的灵魂疲倦了——

改革开放时代中小人物的心灵史

毕淑敏 著

女工

她要自己和他都保留一个永远的梦境。
玲珑少年苦涩豆蔻，
在一个美丽清贫的女孩的身影，
在一个她最尊崇的男人心中悄然而立……

海味文艺出版社

一个仁爱劳累
改革

心灵史

I25

B763

女工

敏著

I25
B763

94.53/5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工 / 毕淑敏著. — 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4

ISBN 7-80640-990-4

I. 女… II. 毕… III. 纪实文学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8873 号

女工

作 者: 毕淑敏

责任编辑: 吴晨骏 唐晓燕

出版发行: 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: 350001

发行部电话: 0591-87536724

印 刷: 保定市大丰彩印厂 邮编: 071000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20 千字

印 张: 5 插 页: 16

版 次: 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990-4/I · 675

定 价: 1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她们和我血肉相依

(序)

毕淑敏

好像已经很久不曾写作工厂生活了，这几年写了三部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、《血玲珑》、《拯救乳房》，又写过几部非虚构性的作品，跟工厂都没什么关系。这次写《女工》，如同一个种麦子的老农，又回到了熟悉的麦地。

我曾在一家重工业的工厂呆过10年，担任卫生所的所长，算是辅助生产的人员。虽然不是奋战在一线的产业工人，但所见所闻仍没齿难忘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工人看病医伤，和他们一样三班倒。我住在工厂的宿舍区，能闻见他们炒菜的香味，也听得见他们争吵的叫骂。我无法不知晓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也不能不注视着他们的人生起伏。当我值班的深夜，常常有急遽的电话铃响起或是纷沓沉重的脚步迫近，我就会浑身一激灵心跳加速——有人急病或是出了带血的红伤！我也曾坐着呼啸的救护车赶赴医院，身边的工友生命垂危。其



女 工

A WORKING WOMAN



中最引起我关注的是女工，她们如花的青春在厚厚的工装之下盛开和枯萎，化作了闪光的金属屑和鬓角的白发。那时，我暗暗下了决心，如果有一天我能拿起笔，我会写下她们。

愿望蛰伏多年，在2003年的冬天发芽。和以前匆匆赶路的写法不同，这一次，我写得很徐缓，好像不是在虚构一个人物的命运，而是有一份现成的女工简历铺在面前，只等着我把它抄写下来。我是一个描图员，峰峦沟壑很久以前就屹立在那里了，我不过是忠实记录下它们的海拔。这种感觉很奇特，是我在以往的小说写作中从未经验过的。过程很顺利，当我以每天2000字的匀速，写了近一个月之后，它就很自然地收尾了。我把它放到一边，去忙其他的事情，彻底地忘掉它。这是我写作的一个习惯，刚写完的作品，会带着火气和青涩，要把它们晾一晾，晾到凉透了，再来苛刻地温习和修改。

因为插进了另外一本书的写作，这一晾，就是很长的时间。待我回头修改《女工》的时候，岂止是凉透，简直就是冻僵了。重读的时候，我为浦小提捏着一把汗，她那么普通，未曾参与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件，她的一生，能否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切？

这个疑问，直到我通篇修改完成之后，依然存在。编辑部催稿，当我用电子邮件把全文发走后，一种强烈的悲哀和怅然袭击了我。我突然和浦小提那样难舍

难分,我觉得她一个人驾着一道白光去了陌生的地方,要去结识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,她可曾习惯?她能否安然?浦小提没有受过高等教育,她的原始学历只能算是小学。她除了搬运金属块和做家常饭之外,基本上一无所长。她贫困而高傲,坚守着在有些人看来十分迂腐的传统道德,她孤独而寂寞,前方还有不绝的辛劳和挑战。但她内心的善良和勇气,还有她在命运跌宕中的清醒和坚定,又让我心生敬重……不安和凄然的情绪,那天缠绕我心,久久挥之不去。直到我很坚决地对自己说,你再这样婆婆妈妈的,就是不相信浦小提。相信浦小提吧,她自有力量应对。她既然已经经历过那样多的风风雨雨,相信她一定能和更多的普通人结成朋友。反复说过数遍之后,我的心才渐渐安歇下来。

和自己小说中的人物这般血肉相依,在我的写作经验中是很少有的。和一位写作的朋友谈起此事,她说你这可能是变态的自恋吧?思忖之后我认为不是自恋。只因为我在工厂的普通女工中生活得太久,已把她们当成我的姊妹。我远没有她们那样吃苦耐劳顽强执拗,我仰慕她们,期待她们幸福。

2004年7月1日



3

女 工

A WORKING WOMAN

自习课上，高海群对同桌说：“浦小提，你家距猪食堂 50 米。”

浦小提正在造句，低着头说：“不对。”前些年大跃进，浦小提的爸在大院猪圈门口，用红油漆写下了“猪食堂”。

高海群不服：“从猪圈门到你家门，我一共走了 100 步，一步是 0.5 米，你算算，是不是这个数？”有理有据，声儿就壮起来。班长宁夕蓝扭回头看他们，示意轻声，眼光从长长的睫毛丛里滤出来，像夏天的阳光透过树叶。

浦小提写完句号，又端详了一番，就像妈妈钉完钮扣咬断线头。抬起头说：“是 53 米。我用尺量过的。”

宁夕蓝觉得自己的扁桃腺一下肿起来了。宁夕蓝的扁桃腺经常肿，伴随着恶心。久而久之，宁夕蓝就分不清恶心和真正的扁桃腺肿有什么分别了。浦小提简直相当于睡在猪身边，居然还量过，再不向浦小提借尺子用了。

中队长浦小提丝毫也没有察觉到班长的心思，专心做作业。班上考试的优胜者，总是她俩包揽，闹得大家打听考试成绩的时候，常常说，



女 工



女 工

就甭问第一第二是谁了，从第三名说起吧。宁夕蓝的爷爷是教授，每天都对宁夕蓝有所指点。浦小提爷爷是杀猪的，爸爸是养猪的，浦小提一回了家，就从学生改童工了，帮着爸爸到处收泔水。

宁夕蓝和浦小提一道加入少先队，事先登记谁买什么样的红领巾，按价钱收费。宁夕蓝问爷爷，爷爷说，绫罗绸缎，按这个顺序选。没有红绫，宁夕蓝只得选了红绸。绸领巾打出的结细致紧密，仿佛樱桃。垂下的两个角柔软轻盈，像一双飘飘欲飞的红翅，把宁夕蓝苍白的小脸衬托出喜气。浦小提根本就没登记，一入队就像个饱经沧桑的老队员。领巾是超龄退队的姐姐浦大会传下来的，角都洗破了，披头散发地耷拉着，好像被鞭子暴抽过。

放学了，高海群说：“宁夕蓝的红领巾那才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，烈士肯定刚牺牲，血那叫红。小提，你的红领巾是烈士刷牙时滋出的血染的，白里带红。”

浦小提正在收拾书包，她说：“高海群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叫我小提，除了我们家的人。”

高海群说：“名字起了就是让人叫的。你就可

以叫我海群。”

浦小提说：“想的美！谁叫你海群，还叫你海带呢！还拍几瓣蒜凉拌呢！”

高海群抓抓圆圆的脑壳说：“那我叫你什么呢？”

浦小提说：“叫我全名啊。就像钟老师上课提问那样——浦小提，这个问题你回答。”

高海群一激灵，说：“别提钟老师好不好？她刚给我判了一个59分，你说我冤不冤啊？她就不能多给我半分吗？来个四舍五入，我不就及格了？她怎么这么狠呢？跟周扒皮似的！”高海群忿忿然。

浦小提说：“高海群你别以为自己姓高，就假装高玉宝。自己不好好学，赖谁呀？我不跟你瞎扯了，得帮我爸收泔水去。告诉你，血染不了布。只能放了盐，结成血豆腐。”说完，一溜烟地跑了。姐姐留下的旧书包，带子长，拍在屁股上噗噗响。

这一年夏天来得格外早，苍蝇满世界飞。学校号召人手一拍打苍蝇，每天各班统计打死苍蝇



女 工

A WORKING WOMAN

的数字，下午在红领巾广播里，向全校公布战绩。钟怡琴看着大家报上来的数字，心生疑惑。她原是大学助教，反右时说话太冲，虽没被正式划成右派，大学也不敢用她了，下放到小学任教。她双肘支在讲台上，褐色的长衣袖松松垮垮地褪下来，露出瘦骨嶙峋的胳膊，好像一挺旧机关枪的两条腿。她说：“打苍蝇的积极性高，这很好。可是不能浮夸，不能以为反正我报上一个数字，你也没法查，没边没沿瞎报。少先队员要老老实实的做人，要对得起自己胸前的红领巾……”

老师一说，孩子们就人人自危起来，纷纷缩减了自己的数字。下课后，劳动委员白二宝找到浦小提，说：“钟老师让我重新核一下数，全班就数你和高海群的死苍蝇多。”

白二宝是附近菜农的孩子，学习虽不好，但会来事。浦小提看看自己名下有230只苍蝇，很肯定地说：“就这么多。”

白二宝对高海群毫不掩饰他的不信任。“你真打死了290只？吹牛吧？”

一旁的宁夕蓝，不等白二宝履行职责，忙说：“我打了100只……”



女 工

白二宝说：“数目不是太大，可你家干净的苍蝇能滑一大马趴，能攒出100只来等着让你打吗？”

宁夕蓝低下头，说：“我只打了几只……”

白二宝如获至宝道：“没想到你才是吹牛大王。”他已经开始变声，嗓门沙哑而粗砺，加之特别用力，全班同学都听到了。宁夕蓝尴尬万分，揉搓着红领巾的角说：“我没有打死那么多苍蝇，可的确有那么多的苍蝇死了。”

白二宝讥笑道：“苍蝇分分秒秒都会死，100只少了，应该写1亿只啊！”

宁夕蓝平日成绩太好，各户家长都以宁夕蓝做模具，比量自家的孩子，无形中犯了众怒，大家这会儿得了机会，就起哄道：“也不能把老死病死摔死碰死的苍蝇都算你的功劳啊！”

宁夕蓝窘得几乎哭了，说：“我也没算别人的，只算了爷爷和我奶奶的苍蝇。为了让我够数，给咱班争光，我奶奶天不亮就到菜市场打苍蝇去了。人家都笑话她，说苍蝇还没起床呢！”

大家不知如何应对，还是白二宝脑筋转得快，说：“宁夕蓝你也不用这么委屈，你爷爷奶



女 工

A WORKING WOMAN

奶也不戴红领巾！”

放学了，高海群紧跟在浦小提后面。浦小提说：“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高海群说：“我没跟着你。我跟着苍蝇呢！”

这倒是不假。大团的苍蝇向猪食堂方向飞去，猪就要开饭了。

一摊猪屎铺在地上，吮满了苍蝇，像一盘边缘酱紫中心褐绿的小菜。高海群急忙拉住浦小提，如果他再不伸手的话，浦小提就掀起自家的门帘了。高海群问：“浦小提，你说这摊上有没有100只苍蝇？”浦小提猛一下被拽住，本来就不结实的白衬衣袖子差点没裂下来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有1000只咧！”



女 工

高海群倒是很客观，说：“1000是没有的。100只多不少。浦小提你先不要走，给我做个证人。”浦小提不知道要证什么，就停下脚步，一边心疼地检查着自己的袖口，是不是被高海群扯出了窟窿，一边等着作证。高海群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块石头，狠狠地向地上的猪屎砸下去。石头夹着初夏的燥风，冒着烟地扑向蝇阵。

盛宴中的苍蝇在享乐中并不曾放松了警惕，早在高海群的胳膊开始挥动的时候，它们就识破了阴谋。石头旋转着飞来之时，会餐暂告一段落的苍蝇们轻捷地缩起了爪子，腾空而起，像被击碎的乌云迅速地四下飘去。石头在千疮百孔的猪屎上砸出一个不规则的坑。

高海群傲然地对浦小提说：“看到了吗？”

浦小提大惑不解，说：“看到什么了呀？用石块砸猪屎，我三岁就会干了。”高海群说：“你刚才都承认了，说这里有100只苍蝇，现在，我已经把它们全部消灭了。明天谁再怀疑我的数字，你要勇敢地站出来。”

高海群说得非常认真，很有气派地挥挥手，神态就像一个将军。浦小提本来是想大肆嘲笑高海群一番的，但对方这个动作，让她感觉到了一种威慑力。高海群的爸爸是个军人，一定经常在家里这样挥手的。浦小提就缓和下来说：“苍蝇是砸不死的，只要你的眼睛一转，苍蝇就猜透了你的心思，半个翅膀就竖起来了。”

高海群不服气地说：“苍蝇比钟老师还厉害，我还没动，它们就知道了？我才不信。”



7
女 工

A WORKING WOMAN

浦小提说：“你不信？蹲下来仔细看一看，地上可有一只死苍蝇？”

高海群捂着鼻子头说：“地上都是猪屎，臭死了，我才不蹲！”

浦小提说：“有那么臭吗？我怎么闻不见？”

高海群说：“你家离猪食堂太近，鼻子早就聋了。”

若是别人说这个话，浦小提就生气了，但高海群说，浦小提就原谅他了。浦小提耐心地教导高海群说：“我传你一个不臭的法子。”

高海群很高兴，说：“快快告诉我。以后上街进公厕，就不用熏得眼泪直流了。”

浦小提说：“以后管不管用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会儿能立马见效，让你闻不到猪屎臭。跟着我做啊，先大抽一口气，就像你饿得不得了，闻到妈妈正在蒸窝头，猛地一揭锅盖，肚子里那么一吸……”

高海群虽然没有这番经历，但听话地猛耸鼻子，登时就让猪屎味呛得猛咳嗽。刚想反驳，浦小提根本就不理他的痛苦反应，随即下了第二道指令：“再吸……”高海群不由自主地继续服从。



女 工

两口浊气涌入，高海群只觉得喉咙成了粪坑。

浦小提说：“你试试看，是不是一点都不臭了？”

高海群揉揉鼻子，嘿，天高云淡，一点异味都没有。“神了！”他高兴地跳起来，说：“浦小提，你住在猪食堂附近，是不是经常用这个法子？”

浦小提说：“我什么法子都不用。现在你也闻不到臭味了，蹲下来，数数苍蝇吧。”

高海群顺从地趴在地上四处寻找，如同珠宝商寻找洒落的钻石。半天站起身，沮丧地说：“真的一只也没有。”浦小提看他难过，就说：“你以后别报了就是。以前的，我替你补回来。”

高海群说：“你？你的数能让大家信了就不错，还替我补？”

浦小提生气了，看看时间已晚，再也不理高海群，撒腿跑回家。高海群狠狠抽了抽鼻子，真奇怪，他又能闻到呛死人的臭味了。

第二天白二宝统计苍蝇，浦小提报上来的数是150只，宁夕蓝是7只，高海群是14只。按说浦小提的数目已经比前一天减少了80只，可因为



女 工

A WORKING WOMAN



女 工

别人压缩得更甚，反倒更显鹤立鸡群。白二宝说：“今天好多同学都实在了，虽说中队整个的数没有以前多了，可这是真实的成绩。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特别看看浦小提。同学们也都看看浦小提。浦小提就不声不响地打开自己的书包，拿出一个黑色的瓶子。大伙不知道这是什么秘密武器，就围拢过来。高海群的爸爸是侦查英雄，好眼力遗传给了他，他第一个眯缝着眼惊叫起来：“都是死苍蝇！”

墨绿色的广口瓶子，周围丝丝缕缕，以前没准装过浆糊吧？瓶口被一块破布盖着，破布又被猴皮筋勒得铁紧，好像古时封酒的坛子。瓶子里黑鸦鸦密密麻麻全是蝇尸，淹到瓶颈，看上一眼浑身的皮肤就耸起来。浦小提赶紧把瓶子藏起来，说：“我不是非要恶心你们，是怕大家不相信，每打死一只苍蝇，就把它捡到瓶子里。做个证明。验完了，我这就把它们埋了。”

宁夕蓝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你……你是用什么……把它们装进瓶里的？”她一边躲闪，一边好奇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怎样解决。

“用筷子呗！”高海群抢先答道，这是他能想

到的最便捷的工具了。

“呸！我们家一人一双筷子，根本就没有富裕的，用了筷子，我用啥吃饭？我用树枝削了两根小棍儿，用完就扔了。”浦小提急急分辩。

“意思差不多。”高海群捍卫自己的思路。

白二宝歪着脑袋说：“浦小提，你是把苍蝇都拿来了，可它们是你说的那个数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不对啊？”

大家就傻了眼。150只死苍蝇到底有多大体积，一般人还真没概念，最重要的是浦小提腾地红了脸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反正是够了。不信你们可以数啊。”话虽这样说，手却把广口瓶子捂得紧紧，一点也没有让人验明正身的意思。钟老师正好走进来，她有洁癖，平日在自己房间看到苍蝇，都是用蝇拍轻轻地把苍蝇赶到窗户跟前，打开纱窗，放走了事。不是她慈悲心怀，放生灵一条生路，而是受不了那份腌臢。这当然有以邻为壑的意思，也只能如此。当然她也不能公开反对打苍蝇，毕竟是四害之一嘛，就一直隐忍着。此刻看到整瓶的死蝇，怒火就中烧了。依她多年当教师的经验，一眼就看出浦小提神色慌张，断



女 工